

蔣著超先生輯

民權素粹編

沈恩孚

民權素粹編第三卷目次

第四集

小說類都八種

本卷載甲乙丙丁四種

甲種記事

共五通

一飯難

嫠婦血

浣雲日記

三雲碑

花開花落

乙種社會

共五通

乞兒之新年

蘆花淚

一家哭

湘中巫

海昂孫鳴
箸超孫

君鐵冷木
枕亞飛
雙熱

冥飛

貓頭鷹

丙種言情 共十五通

汝爲誰

似儂

妒花風

蕭郎謠

碧兒

瓊華第二

真正之愛情

曹碧碧

空山人語

屈小柳

溪山春雨

慘別離

海 漚

二

花奴 同 上 霽 花 天 韻 冥 同 同 枕 南 同
奴 上 鶻 奴 醉 琴 飛 上 上 亞 村 上

流雲斷月

燕市斷雲

文字因緣

丁種歷史 共四通

清宮慘史

愛國鴛鴦記

金陵半月記

刺馬記

海瀕

憲民

箸超

海瀕

同上

甦庵

悟痴

民權素粹編第三卷

第四集一

小說類都八種

本卷載甲乙丙丁四種

甲種記事 共五篇

一飯難

君木 原第八集

天凝地凍斜陽半死老鳥尾畢逋伏木末噤不得發吻小鳥銜枯魚口以哺麀寒啼鳴鳴其聲淒斷道周冰沙一老叟龍鍾踏冰行破衣決踵脚瑟縮且凍脚凍猶可腹空奈何

無何抵一家門牆墜粉皎若雪銅鋪半掩老叟側身入既入不升堂不由房足趨起徑向竈屋趨竈門火殷然竈觚飯香蓊然竈右椽柱間火餒魚臘林林然竈後複室中有少婦衣重裘袖手擁爐坐口蚩蚩猶呼冷回面見叟面面立沈

嘻汝又來汝奈何又來來此無益汝汝不如早去休

叟拄杖偃僂立兜其頷簌簌顫瞪目注少婦欲語氣先咽

唉我亦知無益顧天寒腹中空不凍死亦餓死匪汝求將求誰

少婦色若動以目。目廚娘亭亭入房去。廚娘盛飯訖。揚手招叟前來。姑與汝一盤飯。汝其急急食。急急去。緩則主人歸。汝必無幸。

叟得飯有喜色。目睚冉冉動。先出十僵指捧飯盤。慰手令柔。然後以左手擎飯盤。執箸右手。霍霍爬入口。齒禿。不能嚼。則盤旋其舌。咀以嚙嚙時聲。滯汨若與飢腸雷鳴聲相應。和

飯方半。窗前履橐橐。一裘服少年自外入。見叟面而立沈

咄。汝又來。誰遣汝在此飯。此地豈有汝坐位。速去。毋淹留。

叟不語。俯首盤中。振其箸不少停。若深惜此半盤飯。將不得爲己腹中物。猶冀多食一口得多延一刻飽者。張頤鼓吻。乃不暇答少年語。

少年躁恚遽入。逼近叟前。怒目直視。勢齷齷若欲奪叟盤。更有懼色。但力把其盤勿失。口中猶滯汨作聲。亦以目睨少年面。

唉。汝母然。我今日盡此飯。後必不復來。汝怒目向我。又胡爲者。

哦。我怒目汝。汝便奈何。我有飯寧饒狗。決不許汝舌舐我盤。決不許汝口銜我箸。汝便奈何。汝便奈何。

少年語罷。即紵叟臂。奪叟盤若箸。折箸成四段。覆餘飯地上。蹙口呼狗食之。盡。狗得食。揚尾大嗥。目閃閃視叟。叟面色若死灰。汨然綠頰下。哽食。喉底欲吐不得吐。惟伏身椅之背。以手摩其腹。少年戟指指額。咆哮作狗聲。

申申嘗。

誰耐煩看汝死模樣。速去速去。

立益叟腕。掖叟走。叟憤懣相掌距。過檐下。遽騰一臂挾檐柱。跼跼勿前。少年怒。擊其臂。擗之。臂瘡如枯柴。被擗格。格作響。叟負痛釋柱。以膝若裸委地。蜷局而行。叟似鼠。少年似貓。叟似羊。少年似屠者。叟似死麕。少年以猛虎。牽出門。力摔叟胡投之地。叟仆於地。少年猶悻悻。意似欲踐蹂之以洩忿者。忽見一小兒。蹣跚出。牽少年衣。呼阿父。少年眉立。展手撫小兒頂。攪而抱之。懷闔戶竟入。

識者曰。少年是子。老年是父。又曰。少年是秀才。

木居士曰。此吾慈谿事。篇中所摹寫。皆實狀。無虛構者。慈谿以孝鄉稱。不幸學界中。產此梟獍。吾草茲篇。吾心滋痛。

嫠婦血

鐵冷 原第二集

籬豆搖風。秋蟲吟露。有室焉。柴扉半掩。蠟炬無光。忽聞嗚咽聲。呻吟聲。自室中出。隨風上下。隱隱與寒蛩相對泣。如怨如訴。若斷若續。一似氣竭身顛。不勝慘痛也者。噫。斯室也。誰氏之居耶。

茅屋一椽。僻處城隅。面荒郊。負幽溪。倚松柏。以爲友。擁秋葵。以爲城。禪寺無其靜也。當此干戈擾攘之秋。人靜更深之候。誰復來此絕境。訪其廬舍。問其起居。况屋主人。嫠婦也。琴悲別鶴。鏡痛分鸞。操矢柏舟。素垂清譽。且也。墨

突不黔。久呼庚癸。更有狂暴之徒。犯此清夜耶。

未幾。弓月西沉。寺鐘敲罷。路旁草掩淅瀝。有聲。一人破扉出。短衣窄袖。軀幹魁梧。趾高揚。氣意頗自得。望而知爲壯男也。然可疑者。椎髻高聳。雲鬢陸離。酷似淮北逃荒之難婦。迨足音漸近。睨而視之。面目黎黑。衣衫藍縷。似青非青。不綠而綠。蓋垢膩雲集。不經浣濯者。殆三年於茲矣。又酷似鹽阜間農家之懶婦。然決非英武之健兒也。然則威風凜凜。烏靴襖。又胡爲也哉。正疑慮間。隔溪鄰舍。危牆之下。古樹之陰。有二人出。舉手相招曰。來何暮。來何暮。某疾趨直前。握二人手。作雀躍歡。曰。空谷佳人。音如金玉。笨漢亦想親其懿範耶。二人笑曰。色雖可餐。爾已染指毋再。喋喋使我涎流也。某猶殷殷推測曰。柔荑其手。凝脂其膚。非絕世豔姬耶。何爲居此陋室。獨身無偶也。耶。二人不耐久聽。狂曳其臂。反奔曰。速導余往。此區區者何足深究。以余視之。必大家閨秀。匿居於此者。無疑其一人又曰。余等豔福。曾不淺哉。於是三人踉蹌而前行。近。嫠婦居。二人爭先恐後。執不稍讓。厲色惡聲。互相衝突。勢將以武力解決者。經某力勸始已。

某甲挺身入見。室中幽暗。闕焉無人。大聲呼嘯。摸索半响。不聞聲息。異之。反身急呼同伴曰。出火。柴與余燃其積薪。焚其廬舍可也。乙旋入。點燈共燭之。始知嫠婦匿榻下。瑟縮作響。力曳之出。則見顚頤折頸。涕唾流沫。腐氣逼人。不可嚮邇。而玄髮童童。早缺其半。手足拘攣。瘡痕徧體。固一殘疾人也。甲乙熟視良久。嫠婦啾啾。語乞憐話不成聲。二人惡其惡臭。掩鼻飛奔而出。詈某曰。瞎眼兒。妍媸不辨。幾何不誤我好事耶。悻悻而去。

某追曳之問共故。甲乙不答。某問益急。二人戲語之曰。空谷佳人。體美容冶。西施再世。誠非過譽。特瓠犀顯露。華池洞關。與余等臭味。差池不堪消受。此幸福耳。某聆其言。始知黑暗中誤以嫖娼爲南威伴笑。不絕隨携手偕行。改道他適。不知所往。

有頃。胡笳長鳴。吳榜雷動。不逞之徒。咸陸續登舟。向綠楊城郭進行。閱者知擾此。嫖婦者何人。即辦大帥部下。素有紀律之兵士也。繞豚尾。若雲髻。被藍衣。若囚徒。皂靴與花鞋並着。烏髮與黑面齊光。官兵歟。盜賊也。閱者又知嫖婦何人。安宜城東王氏婦也。氏故夫課蒙爲業。不安於職。因與皂吏。恃刀筆爲生涯。據孽海爲菟裘。晚年病殘。疾死。氏遂染焉。然束身自愛。羞謀故舊。面因收括囊金。避五都之市。來沉寂之鄉。自以爲與人無爭矣。不意附郭而居。雖無塵囂之氣。然左倚雉堞。右亘運河。去堤僅數十武耳。適當張兵南下之衝。狼子野心。有滋擾者乎。

氏丁此深夜。孑孑獨居。內無長男之助。外無鄰舍之援。加以殘老餘生。唇舌不能呼籲。手足不能捍衛。而萬籟俱寂。中惟聞啞啞欲語。音急聲嘶而已。噫。慘矣。異日聞其事。鄰里多踵門慰問者。氏慚且恨。自縊死。噫。此嫖婦者。病而老。老而貧。猶不得免其辱。吾不知鐵甕城中。若此嫖婦者。幾何人不若此。嫖婦者。又幾何人。吾述其事。吾爲嫖婦悲。吾不僅爲嫖婦悲。也有心人。盍三復余言。

浣雲日記

冥飛 原第十集

第三卷 第四集一 小說類 甲種記事

六

冥飛抱幽憂之疾。凌晨獨步明聖湖濱。夜雨留潤。纖塵不興。斜月在林。澹欲無影。市聲未起。風來轉清。芊芊芳草。一蛩絮秋。嫋嫋垂柳。羣鴉啼曉。放目遠瞻。山色湖光。一碧無際。乃賃瓜皮艇子。聽其所之。輕颺襲襟。攬古愁以俱去。朝陽射目。佇炎氛而未來。飛燕掠波。游魚噴沫。蘭漿擊水。淙淙有聲。容與中流行。已遠。空明景色。如入畫圖。頓使萬斛愁腸。化作冰心一片。未幾。艤舟孤山之麓。登樓外樓。索飲卯酒。微醺徑赴西冷印社。撫挲金石文字。借消永晝。已而月光當午。驕陽炙人。散步至放鶴亭。籍綠陰小憩。枝頭好鳥。畏酷吏而不聲。蘋末清風。期故人而不至。百無繆賴。乃枕石仰天而臥。

雷聲隱隱。層雲四合。疾風挾雨。倏來逼人。余急避入巢居閣。山氣溟濛。面目全失。簷溜若瀑。直瀉山脚。奔騰澎湃。恍聞溪聲。巨霆匝匝。棟宇搖搖。若將動移。臨水柳枝。爲橫風所僂。時時折腰至地。一雨成秋。頓覺羅衣瑟縮。因喟然曰。狂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正不知碧翁翁向人作態。能得幾時。

雨脚斜飛。斷虹明滅。遙望嚴城。萬家燈火。已近黃昏。獨游興盡。顧倦不思還。於是舍舟往惠中旅館宿焉。

斗室精潔。陳設亦華。顧時時有粉氣脂香。襲人鼻觀。侍者具晚餐來。余飲大醉。夜闌渴極而醒。呼侍者不應。覓得殘茶。冷飲之。心地略見清涼。再息偃於床。反側不復成夢。起而循牆走。偶得句。思錄而存之。并記今日之游。索衣袋中。鉛筆猶在。而苦無紙。開桌屨覓之。見戲單報紙。亂疊其中。憎其汗而別覓。竟不可得。乃取出檢視。詎故紙堆中。突見有錦裝小本。冷金籤上。以八分書署曰。「浣雲日記」。知爲女郎手筆。倚枕繙閱。不覺東方之既白。乃泛

舟趁曉而歸。

日記縱四寸橫二寸許。桐花箋紙略以朱絲字作蠅頭小楷。娟娟有致。記事甚瑣屑而詳略得宜。吐屬亦安雅。不知誰家少婦。有此雋才。適癭公來訪。因與共觀。癭公歎曰。今世國學銷亡。乳臭小兒。馴伶之子。相與掉弄筆墨。譁然自詡爲文豪。文字有靈。自應痛哭。今閱此。乃信謝生所言天地美靈之氣。不鐘於世之男子。而鐘於婦人。爲不誣也。午後天熱如火。與癭公賭圍棋一局。未竟。忽聞電話室鈴聲。鈴聲。余趨往答問。則惠中旅館司帳人所發也。略謂有人來覓遺物。爲日記一本。詢余見否。余答已在余處。當返之。約傍晚晤於湖濱之公園。癭公詢何事。余以告癭公曰。惜哉。胡不靳之。余曰。物自有主。義當返。癭公曰。然則摘取其中雋語。最錄之。若何。於是研墨鋪紙。逐日選錄。甫竟而時計已鏗然六鳴。偕至公園。司帳人已坐候。乃出日記予之。司帳人匆匆欲行。癭公止之曰。何人所遺。宜以見告。司帳人曰。有少年夫婦。自滬上來。寓旬日。夫忽感疾。以得滬電。乃輿病亟行。爾今茲使人來覓遺物。幸得之。可以報命矣。語畢。竟去。癭公謂余曰。吾子胡不一加點綴。卒成一則佳話耶。余領之。散步移時。湖山向暝。乃別癭公而歸。夜坐無聊。挑燈捫筆記之。以留雪中鴻爪之痕。（此下皆日記中語）

某月日大雪。枕流嘯霞姊來時。方在寒假中。強拉漱雲姊柔雲妹去作消寒會。枕流寓江北新車站。樓臨鐵道。倚窗遙睇。見農事試驗場萬木兀立。空枝綴雪。皎然瑩潔。場左一片荒郊。四望皆白。枕流肅余姊妹入室。室中明窗淨几。廓然無塵。東壁列紅梅盆景數本。芳香襲人。膽瓶中插天竹一叢。水仙數枝。葱蒨可愛。室隅煖爐火光熊熊。

鐵已燒赤。狂熱逼人。枕流。嘯霞。固北人。慣受烘灼。余姊妹。則均不可耐。頭目岑岑。爲之旋轉。急乞主人。以鐵屏蔽爐火。并起窗吸清新空氣。久之乃定。既而命酒共酌。嘯霞舉觴政。須首舉雪字。故實之成語。續以石頭記中語。殿以傳奇名一語。意須關合有情佳者。實不佳。及不成者。罰衆皆諾。嘯霞首唱曰。

詩思在壩橋風雪中。驢子背上。咱們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雪中人。

次及漱雲。漱雲曰。

風雪夜歸人。是跌了人。值錢呢。跌了燈。值錢呢。憐香伴。

次及枕流。枕流笑顧漱雲曰。

膚肌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生生被雲了頭。糟蹋了鳳求鳳。

嘯霞笑曰。雲丫頭果然佔盡人間豔福。漱雲面發赭。舉酒罰枕流。枕流不辭。立罄一罇。時漱雲于歸始月餘也。次及余。余曰。

戰罷玉龍三百萬。不言多麼熱鬧呢。風雲會。

嘯霞飛一觥。至余前曰。罰汝首句。余曰。戰罷玉龍三百萬。非雪故實邪。嘯霞曰。奈汝未明點雪字何。余不能辭。次及柔雲。柔雲曰。

明月照積雪。影自娟娟魄自寒。梨花雪。

嘯霞曰：我尙有一聯，祇首句出於近人筆記中，微嫌不典耳。

好事者堆雪爲彌勒像，我就去做和尚。

枕流已微醉，呼曰：我亦有之。

雪裏芭蕉我最愛，芭蕉就算蕉下客罷。

嘯霞笑曰：安得有傳奇名，可爲此二語之鐵板注脚者乎？衆笑。枕流亦笑，遂罷酒。余姊妹歸至家，已夜漏三下矣。

某月日晴，余及柔雲妹由學校歸家。

是日，余父由京寓書余母，將以浣妹字年家子李懷，並寄相片來。探余母意，會浣妹以星期休息歸家。余託詞謂有人向余小姑求婚，使浣妹決之。妹以爲可，余以告母。母意決浣妹婚事，遂定。今親迎期已近，浣妹聞人道及李字，輒羞沮，走避故書，此以調之。漱雲注。

某月日晴，桃花嫁女，風日清和，天氣困人，芳心若醉，是爲浣雲與余結婚之第一日。

某日晴，浣雲同學戚來稱賀，讌笑終日，屏余不得入闥。

某日大雨，賓客不來。浣雲乃得與余鎮日相對，水晶簾下，眉撫輕描，玉鏡臺前，小名低喚，歡砌如雲，春深似海矣。余于歸後，久不與筆墨親，懷芝夫子搜得余日記，囑余補記結婚時情事。余不可懷芝夫子，乃代記如右。浣雲識。

第三卷 第四集一 小說類 甲種記事

一〇

某日晴。余母携柔雲妹偕漱雲姊來。竟日作葉子戲。日西趨後。金母欲行。而柔雲妹依依余側。不勝離羣之感。嗟乎。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思之。可傷。晚間捉筆書此。不禁淚潸潸下也。

某日晴。柔雲書來。以數術題乞余作式。繁複構思甚苦。窮週日之力。乃始得之。復書去後。乃散步庭院。蘇息。余腦時芍藥盛開。佇立延賞。領略色香。奈斜陽照眼。生繃。方思走避。而懷芝適歸。來携手。花陰不覺日暮。

某日晴。日中微雨。懷芝醉歸。強余奏風琴。懷芝歌以和之。斷續不成聲。聞者咸大笑。懷芝亦笑。又強余奕。三戰三北。懷芝怒。奪棋子。擲諸地。而踐之。棋子旋轉於地。懷芝幾躓。余扶使臥於榻。懷芝高唱西皮二簧。嗚嗚不已。薄暮酒醒。余歷舉醉態笑之。懷芝爲之絕倒。

某月日。余歸懷芝一月矣。將偕懷芝赴滬覲舅姑。余母及漱雲姊柔雲妹同學中若枕流嘯霞。均來視余。慘然相對。皆有離別可憐之色。不必握手。臨歧已黯然魂消爾。

某日晨起。偕懷芝至天津城站。登津浦路車。送者余母漱雲姊柔雲妹枕流嘯霞懷芬等二十餘人。汽笛一聲。白巾飄颺。車輪輾轉。遂離此天津而去。自是寸寸與生長之鄉遠矣。夜宿濟南。此行仿西俗蜜月旅行例。沿途名勝皆擬一游。故不乘津浦通車。

某日晴。晨起。游趵突泉。泉後爲殿。祀呂純陽。泉前爲茶棚。池方丈餘。水深尺許。清見底。瓦礫歷歷可數。池中泉脈上騰。湧起八九寸。水流出牆外。道旁有溝。闊三五尺。居民咸臨流洗濯衣物。水色漸不若池中之潔。昔人所謂出

山水濁。慷慨係之矣。隨往游大明湖。湖在城中。水不甚深。顧湛然而清。北方多濁流。見此。心目爲之一爽。徧歷鐵公祠。歷下亭。諸勝。轂津門。攷工場。李公祠等處。一塵囂。一清淨。未可同年而語。然雕琢亦嫌太過。究失山水之真。惟歸時。晚霞如錦。倒影入湖。幻作奇彩。蒲菰迎風。蕭蕭瑟瑟。尙爲天然景物耳。舍舟登岸。詢黑虎金錢泉所在。無知者。（曾見老殘游記載四大名泉所在地。惜當時忘之。）悵悵然歸。

某日陰。既登火車。雨作。初擬至泰安作泰山之游。車過泰安時。雨傾盆不止。乃補購往徐州車票。夜宿徐州。

某日陰。侵晨登尋常通車。傍晚抵浦口。渡江。宿江寧城外下關。

某日。登滬寧快車。午後抵滬。偕懷芝至家廟。見畢拜翁。始於堂上。戚友來者甚夥。余不得不作新嫁娘之狀態。思之殊堪一噱。新嫁娘舉止羞澁。以過遇之人。皆非素習也。余今質言之。所謂羞澁者。殆專屬於對待夫子一人而已。凡人縱非素習。固無所庸其羞澁。蓋吾儕初與師友晤生。澁則有之。羞澁固不必也。獨夫子素非所有。而又爲生平第一親暱之人。身當其境。烏得而不羞且澁也。乃今余與懷芝相處月餘矣。而猶必強作新嫁娘之狀態。思之能無失笑。

某月日。懷芝擬偕余作西湖之游。請命於舅姑。得允許。欣然於午後由上海乘特別快車來杭。宿西湖惠中旅館。是夕月明如晝。懷芝偕余乘小舟。容與中流。水中雲影。若相摩盪。青山碧樹。寂無聲響。遙見燈火一帶。人聲喧動。則傍晚時經過之湖濱新闢市場也。放舟往三潭印月。登岸。見竹影交橫。池中翠蓋亭亭。露珠跳白。堤上垂楊嫋嫋。

嫋煙霧輕籠。再前至臨湖一亭。見碧波深渺。映月澄鮮。三石塔矗立水紋中。如如不動。迎面南屏山下雷峯塔聳出林表。彷彿老僧入定。時而晚鐘一擊。使人萬慮皆清。飄飄有羽化登仙之想。盤桓久之。露下如滴。宵深寒重。浩然歎歸。返而登舟。並肩而坐。遠望市場。僅有二三燈火。明滅其間。仰視遙天。疏星數點。閃閃不定。風來襲肌。使人起栗。衣香互覆。握手取煖。靜極忘言。默然相對。及抵旅館。已午前三句鐘矣。

某日晴。余以連日泛舟外湖。所謂園也。莊也。祠也。皆寓目及之。有丹楹刻桷者。有藻給雕璣者。結麗華靡。極宮室園囿之觀矣。然於雅潔二字相去太遠。又其甚者。乃仿建西式層樓。磚石赭若猪肝。尤爲俗。不可耐。不知誰何胸無點墨。目不識丁之儉。殃及土木。褻瀆名勝。一至於此。余不復欲觀。因與懷芝賃簾輿。作三竺之游。道經靈隱寺。乃至冷泉亭下。小憩。瞻仰所謂飛來峯者。峯峻而不險。雄而不羸。或者竟從靈鷲飛來。未可知也。呼煖洞淺而顯。特沈陰積冷。使熱中人當暑入其中。殆將作退一步想。冷泉亭之次有壑雷亭。皆面石壁山。谿水至亭前。潄而爲池。磴石爲壩以障之。水流石隙中。聲淙淙若戛金玉。蒼松翠柏。率高八九丈。篩影滿地。心目皆爲之清涼。延佇久之。懷芝方由峯麓踐磐石。絕流而過。余詢所之。則方自顛頂來。峯後層巒疊嶺。蜿蜒起伏。不知其若干里。峯腰有一亭。曰翠微。宋韓蘄王所建。清光緒時。何人重修。則懷芝忘之矣。（余書此時懷芝薄飲微醉。坐案頭目澄澄視余。不少瞬。余詢其游況。答語不肯詳。殆不欲余以筆墨消此良夜也。）既偕登佛殿。至羅漢堂。五百座真像。眉目耳鼻。坐臥蹲踞。無一同者。此種美術。而今恐不可再見矣。寺僧以茶果來。逢迎可厭。乃斥香貲而行。未幾。至下天。

竺沿途老樹扶疏。修篁葱蒨。風泉鳴於幽澗。足滌塵襟。由下天竺至中天竺。道中風景絕勝。林木蒼蒼。中時露竹籬茅舍。村婦提甕出汲。翛然若有自得之樂。水禽磔格。山鳥鈎輅。時時飛集。門欄傍人不驚。憶古人海客無心。白鷗可狎。二言洵不虛也。由中天竺至上天竺。一路多茶館飯店。及鬻香燭之肆。夾道成衢。市聲盈耳。嘈雜不堪。時有和尚與婦人並肩譁笑。可憐清淨道場。淪爲賊禿淫僧之逋逃藪。觀世音有靈。必不歆祀於上天竺矣。肩輿至法喜寺山門。余掀簾語懷芝曰。乘輿而來。興盡而返。不必參拜菩薩矣。可仍往冷泉亭下一洗。余來天竺所見之汗穢。懷芝笑以命輿夫。返至靈隱。席地坐冷泉亭中。進午餐。游人見者。訝而聚觀。余笑謂懷芝曰。此真燕雀不足以知鴻鵠也。懷芝亦笑。懷芝方負手循行室中。時來憑肩視余書。余記至此。懷芝曰。可以已矣。漏且三下。君真令人笑不得。哭不得也。餐畢。議所適。輿人舉濟顛僧靈蹟。勸往淨慈。余不欲。因記麟見亭所著鴻雪因緣中有玉泉觀魚一則。詢玉泉寺所在。輿人謂去此可三五里。復乘輿往玉泉。行入平原。驕陽炙人。頗不耐。風來挾塵沙。大類北京。幸不久已至玉泉寺。寺中清涼。不若天竺之喧赫。廊廡庭宇。皆敝舊。顧氣味純靜。尚不失爲高人修士之所居。轉入回廊。見一池長方。大可畝許。金鱗翠鬣。湧於水面。登水榭。見綽楔上大書魚樂園。點畫秀勁。爲董香光筆。恍惚憶是董香光所書。以詢懷芝。懷芝不答。俯瞰池水深不過三尺。魚長大率尺有咫。色有紅有藍有白。種有鯉有鰻有鱖。洋洋圉圉。樂而忘機。寺僧以小鰻首進。余拈以擲水。魚爭來奪。含有躍半身出水面者。有爲衆魚所扛。全身離水者。信屬天下之奇觀。而魚水之樂。一至於此也。懷芝從後來奪去余筆。余今日記事乃止。